

网络新词中的隐喻探究

——以“狗”类词汇为例

杨墨辉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 2024年9月14日; 录用日期: 2024年10月29日; 发布日期: 2024年11月11日

摘要

时代的飞速变化和发展刺激着网络新词的诞生。“狗”类词汇进入网络后，“狗”字的实际意义被虚化，多围绕卑微、弱小、流落街头的文化意义产生隐喻用法。本文基于BCC语料库(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BLCU Corpus Center, 简称BCC语料库), 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新出现的“狗”类词汇, 选取典型的新词分析背后的隐喻现象, 发现在“狗”字语义的外延过程中体现了始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 在网络语言空间中“狗”本身的语义得到延伸与扩展。对“狗”类词汇隐喻认知路径的探索有助于深刻了解网络新词中的隐喻语言, 便于人们更好地使用网络用语, 在语义变化过程中揭示认知过程的发展变化。

关键词

隐喻, 网络新词, “狗”类词汇

A Study of Metaphor in Network Neologisms

—Taking “Dog” Vocabulary as an Example

Zhaohui Ya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Sep. 14th, 2024; accepted: Oct. 29th, 2024; published: Nov. 11th, 2024

Abstract

The rapid changes and developments of the times are stimulating the birth of new online words. After the entry of “dog” vocabulary into the internet, the actual meaning of the word “dog” is blurred, and metaphorical usage often revolves around the cultural meanings of being humble, weak, and wandering on the street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BCC corpus, focusing on the newly emerging “dog” vocabulary and selecting typical new words to analyze the metaphorical phenomena behind

文章引用: 杨墨辉. 网络新词中的隐喻探究[J]. 现代语言学, 2024, 12(11): 292-296.

DOI: 10.12677/ml.2024.12111014

them. It is found that the semantic extension of the word “dog” reflects the mapping from the source domain to the target domain, and the semantics of “dog” itself are extended and expanded in the online language space. Exploring the metaphorical cognitive pathways of “dog” vocabulary can help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metaphorical language in internet neologisms, facilitate people’s better use of internet language, and reveal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cognitive processes during semantic changes.

Keywords

Metaphorical, Internet Neologism, “Dog” Vocabulary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我国,狗的驯化约有 8000 年的历史,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也是饲养率最高的宠物,与马、牛、羊、猪、鸡并称“六畜”。“狗”在中国生肖中排名第十一位,在生肖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不仅代表着忠诚和勇敢,还与财富和吉祥密切相连。在民间则认为狗有八德,即忠、义、勇、猛、勤、劳、善、美。作为动物的狗虽然备受人们的宠爱,但反映在汉民俗语言中,有关“狗”的词语却大多数属于贬义,如“走狗、哈巴狗、癞皮狗、狗杂种、狗汉奸、狗腿子”等;带“狗”的成语,如“狗仗人势、蝇营狗苟、狼心狗肺”等;带“狗”的俗语,如“痛打落水狗、狗眼看人低、狗改不了吃屎”;与“狗”相关的歇后语,如“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等,这其中很少有中性或者褒义的倾向几乎都是贬义,这种与社会评价相反的语言现象,反映出汉语动物文化中扬神灵(崇尚龙凤),抑实用(猪狗)的取向。

生活中,狗是人类最忠实的伙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用语中的“狗”类词汇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网友们常借助流浪狗的可怜形象表示自己狼狈的状态,如“累成狗、虐成狗”,也有用来自嘲的“考研狗、单身狗”等,在“奶狗、狼狗、舔狗”等网络新词中,“狗”字则又有了新的含义。从这些新词中,不难看出人们使用了隐喻方式,让“狗”类词汇具有中性和褒义倾向。本文以网络新词中的“狗”类词汇为例,探究背后蕴含的隐喻机制,进一步对隐喻有深入认知,有利于帮助人们更好的了解和正确使用网络语言。

2. “狗”类词汇的隐喻现象

通过分析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BLCU Corpus Center, 简称 BCC),“狗”的造词方式有两大类,即“狗 X”和“X 狗”,网络新词多以“X 狗”出现,且表达的感情色彩从贬义变中性甚至是褒义[1]。

“狗 X”类词汇多以称谓词出现,在旧时代的农村,小孩子乳名多为“狗蛋”“狗子”“狗娃”等,之所以起这样的名字是因为农村有句俗语“贱名好养活”,从前不比现在的医疗水平,一个孩子能平安长大实属不易。人们潜意识中认为给孩子起的名字越随意,孩子才能越好养活。因此,取名时“狗”字出现的频率很高,一方面父母想借“狗”让孩子平平安安,另一方面旧时名字中的“狗”字也体现了穷苦百姓低下的身份等级。现代家庭中仍有不少父母喜欢用“狗”来称呼自己的孩子,如“大狗、二狗、狗仔、狗蛋”等。此外,在地域方言中“狗”字的使用也很常见,如在东北方言中有着“狗枣子”(指水果猕猴桃)“狗人”(指没有诚信道义的人,与“狗东西”语境契合)等词语。除了用作称谓之外,“狗 X”类词汇

还体现着中国骂架文化，狗身上的各个部位都可以拿骂人，如“狗头”“狗眼”“狗腿”等。

2002年《现代汉语词典》中，“狗”词条下收录的17个词中有15个都是贬义词，其中四个明确注明为“骂人的话”。在西方语境中“狗”类词汇的使用大部分是褒义，比如“hot dog”除了代指食物热狗之外，还用来指代最佳运动员；“lucky dog”表示幸运儿。在探究狗在不同语言文化中的指代意义时，“狗”字在西方语境中也存在着贬义现象，比如“vile dog”表示无耻之徒。

语音系统中，词汇联系人们的生活最为密切，变化也最快最显著。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的发展，许多新的词语在网络空间开始延伸和出现。网络新词是指通过互联网创造的反映某种新的社会现象，并具有新形态、新意义的词语，利用互联网广泛的传播范围、高使用效的传播速度被大众广泛接受并运用。网络新词中“X狗”类词汇中以“单身狗”“累成狗”“小狼狗”“舔狗”“奶狗”为代表，“狗”字又有了新的含义。

“单身狗”最早是出自网络社区，起源与大话西游有关。出自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最后一幕“他好像一条狗”。“单身狗”最开始出现在2005年左右，刚开始指的就是没找到伴侣的狗，如“两只孤独的单身狗，在某一日被主人牵在了一起”，到了2011年论坛开始出现以单身狗自称的用例[2]。最初源于是单身人士对自己的一种自嘲。后来也可以被使用者用来称呼别人，此时带有轻微贬低，浓重调侃的语义。

“累成狗”词中描述“狗耷拉着脑袋放地上，整个身体趴在地上，突出舌头直呼大气，一副半条命累扁了的样子”，是形容人劳累的状态就像这只疲惫的狗，表明很累、很辛苦。网络新词“累成狗”用累成狗来形容自己累，一来使用动物行为映射人类，二来用狗来形容营造一种萌的氛围。“小狼狗”原是一种动物名称，指的是某种混有狼族基因的狗的品种，后来多用来形容那些长相帅气并且表现得很酷很霸气，尽管年纪较小，但是却给女生很大安全感、男友力爆棚深受女生喜爱的男生；“奶狗”原指刚出生的小狗，或者狗的幼崽，可爱并且亲近人类，网友们用“奶狗”一词来称呼外表可爱、像小狗一样的粘人型男友，与之处境大不相同的“舔狗”却显得十分卑微。“舔狗”不是动宾结构而是偏正结构，“舔”是指狗在幼年期有着爱舔人的动物习性，狗狗们用舔舐主人手指或者脸颊的方式来表示喜爱，“舔狗”一词的出现指的是追求者为求得对方的爱表现可以毫无底线，宁愿失去自尊也要得到对方爱的行径，网友们常戏称对女神爱而不得还甘愿做备胎的人为“舔狗”。

束定芳[3]认为隐喻意义是两个类属不同的语义场之间的语义映射。根据Lakoff & Johnson的观点：人类有着处于最高等级的特征和行为，动物有着处于第二等级的本能特征和行为，当我们用动物的等级来理解人类的等级时就构成了隐喻[4]。以“狗”为具象的对象，从始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即狗身上的特征和行为等映射到了目标域人类的身上，得出“人是狗”的隐喻。从“狗X”和“X狗”类词中，“狗”字的色彩义发生着变化，也象征着人类对狗的认知也在慢慢改变，目标域随之不断丰富。

3. “狗”族词汇的隐喻解读

隐喻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羽山洋介[5]将隐喻定义为“基于两个事物、概念间的某种相似性，用表示一方事物、概念的形式来表示另一方事物、概念的比喻”。人是目前地球上所认知到的最高级的动物，在潜意识中会将自然界的动物行为作为参照体系。人与动物之间的隐喻关系让动物类词汇更加生动和形象。“人是狗”这一隐喻体现着特定的情感文化，也表现出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隐喻的生成机制是以相似性为基础并发挥联想从始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6]。借此，我们可以判断出动物隐喻涉及联想性、映射性和相似性。其中相似性是最基本的要素，相似性可以分为物理相似性和心理相似性。以下将从相似性的两个方面对“狗”类词汇的隐喻进行分析：

3.1. 物理相似性

从人类穴居并从事狩猎和采集时起，狗就开始和人类朝夕相处。人类是通过感官来认知世界的。一

般情况下,人们通过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这五种感受而形成对信息的感知。在人类认知客观世界的五大感官之中,视觉是人们认知接受信息的主要渠道。作为人类好朋友的狗,人们首先从外形对它产生认识,再经过共处,发现狗的生物属性和生活环境等特征,由表及里渐渐完善对狗的认知,建立人与狗之间的联系,形成各种各样的隐喻。

狗隐喻凶猛和敏捷。狗最初的含义指的是“熊虎的幼崽”。远古时期人类的生存环境十分艰难,狗作为一种猛兽,随时都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将感知迁移到动植物之中,认为人与自然是存在着互动作用。向对方示好或者结成姻亲可以形成保护关系。古人类尝试向猛兽示好以此达成互助关系,因而古人类一边与之斗争并向它们祭祀以期受到庇佑和宽恕,另一方面人类抚养猛兽的幼崽并逐渐驯化它们。狗的隐喻来自猛兽凶猛和敏捷的品质。

狗隐喻艰辛孤单的生活状态。以“单身狗”等网络词语为例,源领域是单身狗目标领域是“单身的人狗”作为动物其特征:有生命的;一般会陪伴在主人身边即使主人允许交配也都没有伴侣陪伴,伴侣就是主人;害怕孤独;很呆萌。从隐喻理解过程中“单身狗”一词的很多明显的结构特征被映射到单身的人这个领域单身的人也有这些特征[7]。在狗的动物特性中映射到行为中,形成隐喻。

3.2. 心理相似性

狗隐喻忠诚能干。在古代文学作品干宝的《搜神记》中记录着义犬黑龙的故事。三国时代,孙权在位时,襄阳郡纪南城里有个个人叫李信纯。李信纯家里养了一条狗,取名为黑龙,他非常宠爱这狗,走路、入座都带着狗,吃饭也会分给狗吃。忽然有一天,他在城外喝醉了,还没走回家,就因为醉酒在草从里睡着了。刚好碰到太守郑瑕出来打猎,看到田野里的野草很高,就派人放火烧草。李信纯躺的地方,恰好是顺风方向。狗看见火烧过来,就用嘴拖他的衣服,李信纯一动不动。他躺着的地方挨着一条小溪,有三五十步远,狗就跑过去,冲进溪水里浸湿身体,再跑回李信纯躺的地方。在他的周围来回跑动,把毛上的水洒在地上避免主人被火烧死。因为这样取水实在太累了,最终狗累死在主人的旁边。一会儿,李信纯醒来,看见狗已经死了,全身毛都湿了,感到很惊奇。他看到了火烧的痕迹,因此悲痛大哭。这事被太守听见了,太守很怜悯这条狗,说:“这狗的报恩胜过了人!人如果不知恩图报,怎么比得上狗呢?”于是,太守就叫人准备了棺槨衣服,把狗像人一样埋了。至今,纪南城还有义犬家,高达十多丈。现当代作品中,“狗”也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动物群体在人类文学中有着特殊的意象意义。比如鲁迅的《狗·猫·鼠》,巴金的《小狗包弟》,张贤亮的《邢老汉与狗的故事》等等将对狗的描写解读为“言此而意彼”的隐喻系统,通过对“狗”的描写来关照人类世界的变化与人类社会文化的变迁。

在现代社会的安徽省,一只黑狗夜跑几十里路跟着救护车到了医院,而救护车里躺着的是它的主人。因为医院不允许宠物进入,狗狗就乖乖坐在外面等了数天,大家看到这一幕都感动不已,一些好心人给狗狗准备了食物和水。幸运的是,主人顺利出院,并带着狗狗一起回家了,而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狗狗洗了一个热水澡。狗狗不知道自己会等多久,但它知道只要主人没回家,就要一直等。狗经过人类的驯化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猎犬、宠物。狗是最早被人类驯化的动物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周代中国就有了养狗的记载[8]。人类的抚养和陪伴让狗一旦认定主人之后就忠诚到底,誓死捍卫主人,永远不离不弃。狗的忠诚和温情让人们们对狗喜爱有加,荧幕作品中也有着许多讴歌狗狗忠诚品质的影片,比如《忠犬八公》《灵犬雪莉》《多哥》等,在饲养宠物方面出现了很多“爱狗族”,狗不仅仅是作为饲养的宠物更成为人们心灵的寄托,变成人类的加热。忠诚与护主的品质也成为维系人类和狗之间的情感桥梁,也生成了狗的隐喻。

狗隐喻民俗文化符号——犬文化图腾崇拜。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多民族、多文明相互融合的历史,这个融合过程中,就会产生文明与文明的冲击。早期文明中动物崇拜较为普遍,其中就包含了犬图腾崇拜。

广东和广西两地的总体环境与岭南环境一致,无论是迁徙至此的瑶畬民族,还是世居于此的壮族都以各自的方式保留着犬图腾崇拜的印记[9]。除此之外,淮阳泥狗图腾的造型特征主要表现为人兽共体、人禽共体以及兽禽互渗,其造型充分显示了原始图腾的艺术美,并寄寓着深刻的文化内涵[10]。从这些保存下来的民俗文化中,“狗”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4. “狗”族词汇在网络语言的延伸

词汇是语言中最灵活和敏感的部分,反映出社会生活和人类思维的变化,网络新词的出现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正如 Lakoff & Johnson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所言:隐喻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不但遍布于语言里,也萦绕在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之中。我们赖以思维和行动的一般概念系统,从根本上来说是隐喻[11]。词汇中的隐喻随着语言的发展而不断出现新的变化和延伸。

互联网的出现,让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足不出户就可以知道天下发生的事情,只要使用搜索引擎输入关键字就可以浏览到相当多的信息,国内国外的交流变得密切。在语言方面上这一点更甚。网络新词在不断诞生,不仅是出现新的词汇,也催生了旧词新义。“狗”字在网络语言中频频出现,也再一次成为了人们的隐喻对象。比如以“考研狗”“科研狗”“高三狗”来自称,带有调侃和娱乐的意味,在严肃环境下具有调节压力的作用。“小狼狗”“舔狗”“细狗”则是把狗的行为和特征及外形与人结合起来,喻指“年下粘人占有欲强的男友类型”“卑微求爱而不得的备胎”、“身材瘦小没有力气的男生”。这些色彩义的变化也折射出中西方文化在不断交融,西方的文化对人们有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在逐渐改变着对狗的看法,接受着西方文化中“狗”类词语的褒义色彩。

随着人们交流的深入,语言势必要进行创新才能满足需求,在这样的刺激之下,隐喻作为人类语言无所不在的原理,在网络语言中发挥的淋漓尽致,人们常常通过隐喻的手法,推此及彼,以物喻人,用“狗”的隐喻结构来表达、联想、理解“人”的特征。

5. 结语

网络的迅速发展改变着人们生活的方式也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人类社会因互联网的出现而再结构化。语言既是人类相互交流与传播信息的最基本手段,也承载着社会的变化发展。网络新词的出现是时代在不断发展的象征之一,解析以“狗”类词汇为代表的新生词汇,能够对网络语言中的隐喻有进一步的了解,帮助人们更好的理解和使用网络新词,推动语言的发展和研究。

参考文献

- [1] 王艳红. 认知域下网络新词“狗”的造词方式及隐喻机制[J]. 阜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0, 31(4): 46-49.
- [2] 罗芬. xx 狗自称初探[J]. 汉字文化, 2016(2): 50-53.
- [3] 束定芳. 论隐喻的本质及语义特征[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1998(6): 11-20.
- [4] Lakoff, G. and Turner, M. (1889)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71-172.
- [5] 初山洋介. 認知意味論のしくみ[M]. 东京: 东京研究社, 2002.
- [6] 王佩瑶.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动物词“猪”的隐喻及其变化[J]. 海外英语, 2021(19): 269-270+274.
- [7] 于溪. 网络词语的概念隐喻——以“狗”类词为例[J]. 才智, 2016(28): 218-218, 220.
- [8] 周元琳. 动物文化词语褒贬色彩的文化心理成因——以汉语“狗”族语汇为例[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6(2): 43-47.
- [9] 张运. 岭南犬图腾崇拜研究——以广东瑶畬民族和广西壮族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广州: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2015.
- [10] 杜冬梅. 淮阳“泥泥狗”: 图腾艺术的民间记忆[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31(2): 7-9.
- [11]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